

皇
明
大
政
紀

皇明大政記卷之十一

臣豐城雷禮謹輯

餘姚朱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朔

上御經筵開講以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並充經筵講官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勅曰朕祗奉天命嗣承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

人而卽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大道原于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討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徇好庶幾明之於心誠之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殄天與

宗祖之命

考功郎中李茂弘嘆世事可憂抗章乞致仕

時中官王振用事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睽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少傅楊士奇薦侍讀劉永清才堪繁劇陞爲廣東右布政使

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翱鎮守江西

翱以楊士奇薦抵任植良善抑奸貪風裁凜然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主考試

撤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改兵部右侍郎徐晞爲南京戶部左侍郎

時虜酋朵兒只伯入寇晞在甘涼西陲戒嚴賄王振規免其地故遷之

三月命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遞減

稅糧

蘇州府減秋糧八十餘萬石。別府有差從巡撫周忱之言也。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周旋陳文劉定之進士及第王鑑等三十五名進士出身龍文等六十二名同進士出身命禮部翰林院選庶吉士王鑑等十四人進學于翰林甲戌少傅楊榮進講堯典克明俊德章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宴于禮部。

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叅贊陝西軍務械副總兵劉廣下獄先是虜酋阿台朵兒只伯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自涼州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

天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微。賞車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悉。請必寘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師。又劾奏寧夏等守將失律。亦罷之。於是邊將悚畏。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爲戶部尚書。

召應天府尹鄭埜爲兵部左侍郎。

四月。河北旱蝗。遣工部侍郎邵旻分道督捕之。

詔重建三殿。復工部尚書吳中命董之。

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以疾致仕。

佐正色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奸賊無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以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後又阻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復優

禮而去實用事者忌而陰排之後疾愈不復起居家十餘年卒居其位者皆莫及也議者稱爲臺臣第一云
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招撫流民請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爲殿最從之

時災傷民多流移謙設法撫之又恐復業者憚于徵輸無復固志奏免所欠稅銀

詔都察院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大同

從巡撫于謙奏請永爲例

五月始設提學憲臣

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建白人才出學校必設監司提督巡視下部議南北直隸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副使或

僉事各一員專勅責成不許巡按御史侵越

以御史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

時浙江則副使胡軫江西則僉事王鈺福建則僉事錢
遂志湖廣則僉事劉虬河南則僉事歐陽哲山西則僉
事王琦陝西則僉事莊親四川則僉事康振廣東則僉
事彭琉廣西則僉事陳璠惟瑄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
事橫楚皆呼之曰薛夫子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詔凡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道國公周惇頤豫國公
程顥洛國公程頤溫國公司馬光徽國公朱熹之嫡派子
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

閏六月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奏免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于河南從之

時議者議將山東薪炭大名牧馬移河南俱奏止之

七月徙封襄王瞻塏于長沙淮王瞻塏于饒州

八月撥賜河間府等處及德州田土安插外夷歸附官員指揮等官一百五十畝千戶衛鎮撫一百二十畝百戶

州鎮撫一百畝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訥上進性理羣書補註納之

九月大學士張瑛卒

以福建僉事魯穆爲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十月望 車駕閱武于將臺

上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寧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上亦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尉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然竟無殊擢。此王振擅權使人知所以媚竈云。

令僧錄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

洪武中凡僧人給受度牒。令本司造周知冊。自在京及在外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于僧名之下。示天下僧寺。凡游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許。有司拿解京。治以重罪。容留者罪如之。其後不造歲久。詐僞者多。至是令復。

照舊造

四川會川黎漢蠻合底泊等蠻爲亂 命都督沐昂討平之

脫歡朵兒只伯相讎殺

勅諭吏部選舉御史縣令

勅曰在外按察司缺官已有推舉之令。在內監察御史尚多缺人。今後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一員。除見任縣令不舉外。其餘爾吏部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正。明達事體。詳慎平恕。具名奏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庸懦闕茸。併罪舉者。凡親民之官。縣令最切。必得其人。庶民乃安。自今各處知縣有缺。令在京各衙門四

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一員。爾吏部亦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平寬厚愛民者。具奏除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浮暴刻及罷軟不勝任者。併罪舉者。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邊務。從便宜行事。先是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逗遛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爲解。亨信劾貴敬等。老師玩寇。侵尅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故有是命。

丁巳正統二年正月。勅諭文武羣臣修政事。守祖法。

勅曰朕祇承天命統御天下亦惟文武羣臣相與協恭
用臻至理夫所治夫民所相夫工其大經大法皆祖
宗建置永篤欽承罔敢踰越惟爾羣臣執德以廉爲要
廉者發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爲本仁者施之厚
而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
其勛之哉爾克由斯道尚慎乃終有或違者務改厥行
庶熙汝績用永嘉譽其勛之哉爾不恭命而能者或情
違者益肆明有國法幽有鬼神可不戒歟

太皇太后召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
尚書胡濙入便殿諭上有行必與五人計始行之

太后御便殿上東立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之人

皆有獎勵之辭。因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上受命。

太后欲誅太監王振。上及大臣跪救不果。

初，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及。上初卽位，幼沖，有詔凡朝廷大政，皆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商確卽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太后乃以帖所開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至是，振漸擅權固。上太后宣振至俯伏。太后顏色

頰異曰。汝侍皇帝時多不律。今汝當死。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皇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十四年土木之禍。振實爲之人。謂女中堯舜。信然。

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兵部尚書王驥巡邊至甘涼。斬有罪都指揮安敬以徇于衆。

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朔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先退縮者爲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卽

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爲之股慄。又誓于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

三月。復山西叅議劉宗孔官。

宗孔律已甚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構賊罪汚之。巡撫于謙知其誣。奏白其事。

四月。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勅巡撫蘇松等處侍郎周

忱巡視。

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開。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卽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

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詔除兵部左侍郎鄺莖軍籍

時西鄙有警尚書王驥出征莖獨任其事效勞居多故命除之

大學士楊士奇薦御史彭勗提督南畿學校

勗江西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

五月遣行人賫勅旌江西新淦義民鄭宗魯曾希恭等復其家。

宗魯等各出粟二千石於官助賑

六月古僉都御史魯穆卒遣禮部侍郎章敞論祭給舟歸

其喪

穆天台人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執法不回而恒略細故
一介不苟取與寡嗜然薄滋味儉約如寒士與人交澹
如也既卒家無爲歛公卿聞之咸至吊賻始克襄事

刑部尚書魏源奏指揮杜衡誣訕總兵楊洪不法事貶衡
戍廣西

七月虜酋把禿孛羅入莊浪尚書王驥遣都指揮魏榮率
兵剿之擒其部落以還虜遁去

兵部尚書王驥奏汰甘涼冗軍從之

驥以甘涼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五萬五千餘還
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

八月兵部尚書王驥還京上親慰勞之

命副都御史孫曰良鎮守臨清

九月虜酋阿台聞驥還復入寇勅王驥督諸軍禦之

十月尚書王驥遣大將蔣貴等大敗虜酋阿台等上遣

使賚金帛獎勞之加兼大理寺卿

驥復入甘州申嚴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用以
雪數年之恥居無何虜人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
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
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
鴉狐口北抵赤林鉄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貴遇虜于石
城兒泉破走之安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

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至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遠竄尋死

勳衛陳儀上言請勅延寧甘肅簡精銳候春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掎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上從之

召温州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文淵江西廣昌人守温州時庶靖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守稱爲第一宣宗以璽書獎勵增秩二級掌郡事

如故命甫下。而禮部尚書胡濙復薦文淵宜大用。故超擢是職。

勅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

時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于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匪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料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

專欲隳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依先皇帝勅旨。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賊。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敬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贊理陝西軍務兵部侍郎柴車劾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詔進車從二品祿。

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車前後凡數十上。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悞國乎。同事者多耽宴樂。忽大譏車。遂斷酒肉。澹泊自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請。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

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十一月。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奏。革大同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爲軍屯。

馬龍他郎。甸蠻不靖。命都督沐昂討平之。

十二月。望後大雪三日。上賜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黃封內珍。

戊午。正統三年正月朔。

大學士楊士奇。辨鎮守大同太監郭敬。誣訕總兵都督方政。專權事。請勅諭之。

士奇奏。方政自永樂宣德間。率兵在外。廉勤公正。豈有

纔到大同未及三月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敬與曹儉通同爲非。專務貪利。以致累次失機。且郭敬初聞用方政心已不喜。曾親來對臣等極毀方政之短。及誇曹儉之能。臣等已料其不合。今果然。請勅諭郭敬改過自新。與方政協和辦事。仍勅方政如舊安心供職。免致有悞邊徭。

命僉都御史王翺整理浙江鹽法驅逐土豪。

命僉都御史金濂叅贊寧夏軍務。

濂在任舉賢用能。人服其公。置預備倉。勸民出粟以賑凶荒。軍民賴之。又奏准靈州鹽課。照例招商納馬。每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給軍騎征候馬勾用。照

依馬價折糧而邊馬亦足。

二月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四事從之。

曰鈔法曰鹽法曰官俸曰田賦皆切時務。

三月以太常寺少卿魏驥爲吏部左侍郎。

驥浙江蕭山人以正道自持不苟從俗有進士未終制來欲爲考功者同官可之驥曰選法不可擅又可上欺

耶

大學士楊士奇論北京官軍俸糧下戶部議之

士奇言各官家下人口皆在北京居住其俸米俱于南京關支近聞多係各衛差人代關其代關之人俱花費各官十分之中僅得一二分艱難甚多伏望命戶部會

六部都察院公同計議從長設法處置庶幾官糧不至
虛費而軍官皆得實俸公私兩便。

四月 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少
師楊溥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
錢習禮爲翰林學士劉球爲翰林侍講其餘進秩有差賜
宴于禮部。

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凡主事御史評事皆入翰林
餘叅對催纂謄錄等官皆陞祿一級布衣士謄錄者皆
授試中書舍人。

通濟河復決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發
民以太監阮安董之

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屢決河仰受白河湯
河潞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屢決屢築築已
復決安秦水當順其勢導之今逆之抑使紆屈勢畜不
得達故決宜取徑道改鑿使其順下臣視河西務徑行
二里許可鑿計用萬五千人一月庶幾可免決遂以圖
進及工完命大學士楊士奇撰通濟河碑

五月江北大水。

河南叅政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曾泉有善政乞追復
前御史官以爲士風之勸從之。

奏泉由進士任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
勤能課農勸學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

足俗醇訟簡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求其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之懷德至今稱之

六月十日遣行人盧懋賫勅旌江西泰和縣蕭襄爲義民初襄具材作義廩言于縣請以隸官又言願出谷納廩以備賑飢時簿攝令事索重賂乃行襄乃止及通判余明掌縣事乃納穀千二百石于廩遂聞于朝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清解軍卒宜從南北所發戍詔廷臣會議掌兵部事侍郎鄭埜以舊制不可紊止之

士奇等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
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
之人往北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于瘴癘。南人
苦于嚴寒。多致歿。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急于防守。
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
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倫。詔廷臣議
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夢祥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
變易。將不勝其弊。各將誰歸。卒不動。

七月。大學士楊士奇論旌褒景東知府陶瓚等。乞賜誥命
從之。

士奇言。自古帝王得馭夷狄之道者。曰守在四夷。曰以

夷狄攻夷狄二者而已。大抵蠻情頑獷勁悍。必其同類制之。則易爲力。今景東之勝。蓋出陶瓚及祖母阿襄率領頭目効勞所致。乞給賜誥命及賜以對品之帶各一。庶感戴尤切而圖報之誠益堅矣。其木邦宣慰使罕蓋法與祖母美罕板忠義報國之誠。亦與陶瓚阿襄同一體頒給。

順天鄉試初場火焚試卷三之一。考試官侍講學士曾鶴齡力請更試從之。

初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場。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條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豈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

司具二說以進。

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懾服。

撤棘取殷謙爲解元。後爲戶部尚書。并官保李賓都御史王銳芮釗及岳正中會元。賜進士第三。直內閣。號稱得人。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徐瑄等八十名。

九月。鎮守陝西等處副都御史陳鑑還京。奏邊務民情十八事。上悉行之。

官殿綵繪。用牛膠萬餘斤。勅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忱。辦送忱奏京庫所貯皮張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因治卽撥餘米買皮。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從之。

十月。召兵部尚書王驥還京。掌部事。

封都督蔣貴爲定西侯。任禮爲寧遠伯。趙安爲會昌伯。

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爲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搗賊巢穴。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少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已之勢。聽人指揮。略不較也。不止于爲勇將而已。威鎮邊夷。西羌北虜莫不畏仰。

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發叛。侵掠騰衝南甸。

十一月。兵部侍郎柴車以秩滿陞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

軍務

陞南京國子司業陳敬宗爲南京國子祭酒

敬宗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戶部尚書關中楊鼎初發解于鄉試春闈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敬宗卒業其爲士大夫所重如此

十二月命兵部武庫司主事吳寧送回回迭力等類于浙江沿海地方請給日糧從之

陝西涼州守臣以回回迭力等類雜處內地非便奏送京師上命寧馳驛傳送浙江沿海地方安插聽其貿易生理寧言此類貧者居多若止許貿易而資糧弗給竊恐語言不通水土不服未免失所有虧柔遠之仁

詔許可。大者日給糧四升。小半之。遂以爲例。

己未正統四年正月辛巳朔

甲午 上乘法駕。從百官恭詣南郊省牲。

乙未太祀天地于南郊。命少師楊士奇、楊榮分獻。

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麓川。思任發不聽。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翰林學

士簡進善主考試。

撒棘取中式舉人楊鼎等一百名。是科章綸第三。王竑
第五。皆爲名臣。

少師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歸省墳墓。差內使阮澹護行。

賜璽書白金綵幣。裹米酒。厨料牲腊。咸備。

上諭士奇曰省墓畢卽來母久戀鄉土士奇敬唯叩首
退

閏二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思任發檄刑部主事
楊寧督運金齒

師次麓川境賊遣人詣軍門約降主將欲許之衆莫不
喜悅乃寧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必詐以誘我
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固請不已衆謂其迂檄令督運

金齒

三月黔國公沐晟等率都督沐昂方政率兵進擊思任發
不利方政戰死晟旋師至楚雄以疾卒追封定遠王謚忠
敬命其子沐斌襲封仍鎮雲南

先是麓川叛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從乃命晟討之
晟遣弟昂及政等以邊師先進晟繼其後政等夜渡江
襲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而死
時春已半晟慮瘴發非利遂旋師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施槃楊鼎倪謙進士及第張和等
三十五名進士出身莫震等六十一名賜同進士出身
逮巡按湖廣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尋宥之

祚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逮獄論死未幾王事自
覺乃出爲南京雲南道御史

四月倭寇浙東

大學士楊士奇還京

五月重作京城九城門

成祖肇建北京既作郊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及至今命初下工部侍郎蔡信颺言於衆曰役大非徵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旣廩均其勞逸材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中告成蓋出安奉公恤下而且善爲畫云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

質鳳陽人由鄉舉歷官四川右布政在蜀以廉稱出巡不食肉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爲青萊王正統初年陞山東右布政使嚴覈帑藏節浮費清隱蔽所儲畜大倍于

前又使人問民瘼恤荒平賦民甚德之後爲刑部尚書
大學士楊溥薦江陵知縣范理爲德安知府。

楊溥在內閣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
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溥深重之卽薦擢爲德安府知府
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
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六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命戶部侍郎吳驥順天府尹
姜濤存問被水軍民具奏賑濟。

翰林院編脩劉定之上言十事疏留中不下。

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
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

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加詳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皆切時弊。

勅諭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因災修政除革弊條。

戒諭事件二十一條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一吏部考黜貪污無能官吏。裁革冗員。一在外官員未及兩考者不許舉保。一差人踏看水旱災傷具聞開豁。一拖欠各

項錢粮物料悉皆蠲免。一考察貪虐軍官勿令管事。一各處解納段疋顏料等項不許刁蹬留難。一稱賀祥瑞禮部行文止之。一做工人匠勿令失所。一推問囚犯不許拷打逼認。一言官務扶善抑惡不許肆爲欺蔽。餘俱切弊政。

陞蘇州知府。況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鍾江西靖安人。由吏員薦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陞知蘇州。奉勅乘傳之任。至則黜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八年夏旱。旣發預備倉賑農。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周巡撫講究收粮之法。乃議別立粮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

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爲來年經費之本。又慮凡百差人橫求各縣財物。置簿令公直老人記之。朔望考閱。人皆畏憚。斂戢。又驗丁輪差。歲不過三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非禮需索。其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疏。正統五年。軍民二萬八百餘人。乞留。陞正三品。仍知府事。七年。以疾卒。民競立生祠祀之。

加吉安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皆得往白。久之。軍民自恥爭訟。尤折節下士。色辭恒謙和。未始有怠容。一郡咸安之。至是九載。

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藩憲及御史具以聞。上從之。增本深俸。俾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十八年。始以老疾致仕去。既去。民家尸祝之。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

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馮。詔畫史圖之。大學士楊士奇作詩上頌。

七月。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八月丙子朔日食。

命兵部左侍郎鄭辰同豐城侯李彬轉餉宣大。

追封故廣西總兵都督同知山雲爲懷遠伯。謚襄毅。

雲徐州人鎮廣西十餘年能廉以律已嚴號令明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每以身先士卒甘苦與衆共之故人皆爲致死力所向無前蠻夷懾服繼其後者皆莫能及云及其卒也廣西之人皆爲立祠歲時祭之。

松藩番賊入寇命僉都御史王翺叅贊軍務。

翺明賞罰肅風紀表飭將領威聲大振賊懼率所部來降。翺出上賜白金三十兩寶鈔三千貫易買羊酒犒勞之酋首商巴等感悅盡邀各部落生番一十八寨來歸受約束地方獲寧。

九月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請勅有司修舉荒政水利

命戶部急行之。

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瘠者有備故也。我太祖皇帝篤意養民荒備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備倉以時散歛又相其地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道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最風憲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績

民無旱澇之虞仁政所施無切于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下戶部議從之。

十月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命降府同知。

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歿。互爭不決。請裁于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太后寤之。自是振漸撫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廢遼王貴烺爲庶人。

十一月造潭天璿璣玉衡簡儀。

刑部侍郎何文淵薦兵部主事孫隆爲徽州府知府。

巡撫河南山西兵部右侍郎于謙以九年考滿進左侍郎。謙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尤著。若勸民糶粟，官爲收糶，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廩積久，易敗，卽減價而糶，芻省亦獲，以濟征輸。稅有贏餘，卽以鈔折納。官民交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隄以障。植柳爲固。立鋪設夫役，以備收補。復植柳于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以不能媚權貴，故不遷去。

十二月，巡撫江西吏部右侍郎趙新以九年選朝命蒞事。南京掌部。

徙封荆憲王于蘄州。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甲辰朔日食。

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事民生爲心。嘗取希文語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臨大事決大議。衆或媿媿。福獨奮斷。衆或辟易。福獨邁往。人有善告樂從如流。斥姦闢諛。無所顧忌。下人有過。多見優容。所與交游。必輔于道。憂國忘家。老而彌篤。所得俸賜。率分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百縑。平生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天理爲主。享年七十有八。

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敕分詣兩畿及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

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

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名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以豐城侯李彬守備南京。

李隆丰姿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靜。最識大體。富貴尊嚴。擬于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造宅。務款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之。仰慕丰采。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聲妓。為自安計。數年終於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二月丙戌。上躬耕籍田。

時耕籍田畢尋雨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有喜雨詩

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內閣參與機務

先是王振謂楊士奇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己丑大學士楊榮請告展省允之命馳驛還鄉遣中官阮

江護歸趣行

三月大學士楊士奇等因四方雨澤不足。乞令三法司選屬數人。賜之以勅。分行天下。審錄重囚。親詣州縣。召里老親隣。審問實情。具奏處置。不令有冤。其輕罪有疑者。即與決斷。不得淹禁。致傷人命。兩京法司悉與疏理。庶幾可以回天意從之。

命監察御史薛希璉修舉江西荒政。

圻輔大旱。命刑部右侍郎何文淵設法救荒。

旌江陰民朱維吉。父善慶爲義民。勞以羊酒。免雜役。

維吉善慶出穀四千石於有司。備賑飢。有司上其事。

賜璽書嘉其父子。

命大理寺少卿張驥巡視山東。

四月旌江西新淦民李孟都爲義民勞以羊酒孟都詣闕謝恩。命光祿寺賜酒饌。

孟都於宣德十年出穀五百石。縣如制建牌表之。至是因薛希璉舉荒政。復出穀一千五百石。事聞。賜璉書旌之。

詔立存積常股鹽法。

五月遣使齎勅旌吉安府廬陵等縣民周怡等爲義民勞以羊酒復其家。

廬陵周怡周仁吉水蓋汝忠李惟霖永豐楊子最羅修齡蕭煥圭永新賀祈年賀孟璉安福張濟泰和楊孟辨。

各出粟二千石以歸有司備賑濟。

刑部侍郎夏鉉上言兵部奏准受贓枉法不分多少俱發充軍輕重失宜。請今後文職監生承差人材知印人等受枉法贓律該絞罪者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贓不及前數律該杖罪徒流者不分受贓多寡俱照見行事例運磚運米做工等項贖罪完日各發回原籍爲民從之。

倭寇浙東。

六月御史薛希璉修舉江西荒政有功。陞刑部右侍郎。

希璉所至以便宜剋奸弊。廣儲畜。增築陂塘。以興水利。變通有法。寬猛得宜。民惠賴之。能聲益著。事竣還京。

召鎮守甘肅兵部尚書柴車還京。掌部事。

七月壬寅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于武林驛。

榮歸踰月力疾就道至杭州武林驛卒年七十前一夕有大星貫于驛側人咸異焉。

已未中官阮江以大學士楊榮計聞贈太師謚文敏仍遣阮江護喪以歸。

按大學士李賢云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如不在卽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也已而卒斷于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碍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

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卽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人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尋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爲愛錢。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

八月畿內廣平等府旱蝗。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往視之。希璉至則去賊吏蠲逋負弛徵輸。嚴令捕之。蝗乃息。是月大雨者三。苗稿復蘇。民以不流亡。

兵部尚書柴車告祭省墳墓。

改巡撫寧夏副都御史王文爲大理寺卿。

九月封張昇爲惠安伯。

十月以儀銘楊翥爲郕府左右長史。

十二月陞廣西思恩州爲府擢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瑛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檢之乃楊應能也遂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乃托此而逃者也汝獨不聞乎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居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逃往南寧陳步江一寺而歸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遊四方以度歲月迺遷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待盡早晚入

土無能爲矣。行道傷嗟。君侯獨無憐憫之心乎。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之。巡按御史具奏。驛送赴京。號爲老佛。及至京。朝廷未審何人。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也。使之審視。老佛見亮。卽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于地。汝伏地。飮食之。何謂不是。問楊士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佯爲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內居之。

以孫鼎爲南直隸提學御史。

鼎初爲松江府學教授。以清慎持已。以禮讓化人。士民咸信服之。有司尊禮。踰于上官。嘗奉哀詔入臨府中。誤翻戴喪冠。知府見之。亦翻其冠。鼎前謁曰。公翻冠非禮。

知府曰吾效先生其見敬信如此。至是秩滿。選陞提學。中外皆稱得師。

命進士舉人監生吏員官聽諸司保舉。

鎮守張掖副都御史程富言五事從之。

一言取涼州等衛被占空地置房屋安軍。一賣沒官田土買米上倉。一精選勇敢之士。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一令操練空閑軍餘。可相救援。一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

辛酉。正統六年正月。己亥朔。日食。

麓川思任發遣使謝太監王振。力主討議。

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乞免出征。令遣官一員喻令稱臣。

弗聽。時大學士楊士奇等議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王振不從。

侍讀劉球上言止征麓川。王振不從。

球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以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

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討思任發。以太

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晞督軍餉。

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時王振專政。欲立功名。遂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蕢郎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陛辭。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謚忠文。

先是建文中。嘗贈禕學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之政。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謚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復請于朝。乞加卹典。乃有是命。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

翽整飭關隘。操練兵馬。舉用將帥。三邊宴然。關中以治。大學士楊溥乞歸省展墓。尋還朝。

三月。兵部尚書柴車還朝。掌部事。

四月。太監王振假特旨超陞工部郎中王佑爲工部右侍郎。

初。王振弄權。佑以諂媚超陞。與兵部尚書徐晞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于衆曰。吾輩以其物相送。振遂大喜。以爲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爲慢已。必得禍。衆聞知。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爲常。又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爾何無鬚。對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聞者共鄙賤爲。

馬牛襟裾云。

命戶部侍郎焦宏巡視閩浙蘇松海防。

閩浙蘇松半臨海。寇往來抄掠。兵備廢弛。上命修城。

堞備戰艦。并防守事宜。政令一新。寇不得為害。

五月。兵科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事指揮馬順怙寵。

驕恣。欺罔不法等事。不報。

巡撫南畿工部侍郎周忱置贍鹽倉。分貯各場。

忱以水鄉竈戶應納糧六萬餘石。盡留本府支用。節其

運耗。置贍鹽倉。分貯各場。總三萬千餘石。用以賑贍。

鹽丁及補逃亡缺課。所估柴價亦貯之各倉。官為支給。

又選殷實竈丁為排年總催。其次為頭目。輪年應當有。

消乏者依前選替。當時便之。

戶部尚書劉中敷忤太監王振罷免。以侍郎王佐代之。六月右都御史陳智被御史張勗劾免。以王文代掌院事。上以天旱詔刑部侍郎何文淵審覆在京罪囚。

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者。咸從輕議。越數日乃雨。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留中不報。

一曰謹號令。二曰察人才。三曰處降夷。四曰重守令。五曰杜奔競。六曰訓武官。七曰嚴考課。八曰惜名器。九曰遵服制。十曰禁淫奔。

七月丙申朔日食。

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竊盜免立牌額從之。

有上封事言民之竊盜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朝議從之文淵具言律有常憲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又起立牌額是干律條之外又加其罪在京及各布政司人烟輻輳爲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必多有識四方往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寢其令詔天下教官缺多命南京吏部侍郎趙新同南京禮部侍郎陳璉會祭酒陳敬宗選監生通三場者起送除補

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爲大理寺左少卿

初王振問于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召爲大理寺少卿至京朝見不往見振時振至閣下問

何不見薛少卿。二楊爲謝曰：彼時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二楊意瑄曰：厚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之。

順天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壹百名

應天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錢溥壹百名

九月。刑部右侍郎何文淵以病乞歸。許之。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宴百

官

王振擅權公卿皆往拜于其門。上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外庭之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爲感然。乃命東華開中門。由以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十一月詔定都北京。除行在之稱。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大赦天下。

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官殿完。仍

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爲永制。

立御製充國復聖公新廟碑。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上嘉其賢，賜宴遣之。

訥蘇州常熟人，幼力學，尚義，兼善醫術。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仁宗監國，以楊士奇薦，命教功臣子弟，尋拜監察御史。歷陞副都御史，懇乞致仕，還家。杜門著述，闡明理學。周忱巡撫江南，見其宅隘，欲爲創第于城中。訥曰：訥素不愛華靡，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忱乃止。

總兵定西伯蔣貴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去。

先是大軍至雲南，賊攻大候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攻二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衆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散走。保險爲拒，驥等益麾兵深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水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乃還。

總兵蔣貴等遣指揮萬誠等率土兵擊敗蠻賊，韋郎羅于維摩州。

賊潰散，郎羅逃于安南，復傳檄諭之。邊人遂函首來獻，提督尚書王驥宣諭廣南富州土官儂郎沈政，不許仇殺違者罪之。

閏十一月以侍讀學士李時勉爲國子祭酒。

李時勉在經筵每進講必盡誠敬莫有所感悟。上亦爲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爲范純夫其人也。時太學缺祭酒而難其選。衆推時勉。上遂以任之。諸生數千人皆習經藝。時勉開導訓誨各因其才而必窮其旨趣。俾有所領解。如飢者得食。渴者得飲。於是小大皆有所造就。病者有醫。死者有歸。其未娶者。俾有室。皆出資爲之倡。而仁義之行成矣。諸生事之亦如子事父焉。

侍讀周叙上言三事。命所司行之。

一曰興學校。二曰親農桑。三曰慎銓選。

十二月普化可汗及也先遣人貢馬。

壬戌正統七年正月朔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士苗衷主考。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姚夔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劉儼呂原黃諫進士及第。陳宜等五十名進士出身。邵貴等九十六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項忠韓雍程信王傑姚夔皆有所建立。

詔敘平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陸郎中侯。璉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部右侍郎。餘各陞賞有差。

按大學士李賢云。王振操柄。不從閣下耕守議。與兵部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

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計。而陞秩之俸。又萬兩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爲功之首。不知爲罪之魁也。

贈都督方政威遠忠義伯

虜寇遼東。監軍叅贊總兵屢失機。命僉都御史王翱提

督遼東軍務。諭以便宜聽行。

翱至前屯下馬。總兵以下庭謁。翱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悉拽出斬之。再三哀請得免。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踰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懦弱者更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其家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隨甲邂逅身死。其妻哭之亦死。其女哭之又死。他卒被鞭笞。訴璟殺一家三人。翱判曰。甲死以罪。妻子死于夫父。非殺也。其令璟償其埋葬之費。璟得無累。卒爲名將焉。

令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艘納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諸倉。

四月大旱。命右都御史王文同太監興安審成獄。南京禮部侍郎趙新給由在京。上言父母在家年九十一歲給假歸省許之。

工部尚書吳中奏罷賦江西浙江海艘材從之。

其佐在南京者嘗賦造海艘材於江西浙江江西加數十倍時論謹諱中聞駭愕遽奏罷賦悉給于公。

五月命副都御史陳鎰復鎮守陝西聽便宜行事。

六月庚寅朔日食。

丙辰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追封在平伯謚榮襄。

中在工部多大營建。經畫條理。心之默識。雖久不遺。愛護僚屬。恒掩其疵。歷事列聖。皆承厚遇。但大學士李賢。詆其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而誥詞無清廉二字。尤見斥于其妻云。

圻輔大旱。命吏部右侍郎魏驥賑濟飢民。

七月始置戶部太倉庫。

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右侍郎。

永和初爲教官。在兵科時。方營建諸司。解署役繁事殷。選勤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永和者。遂超陞焉。

都御史王文劾吏部尚書郭璉貪墨。命致仕。

倭寇破大嵩跳渚千戶所殺掠居民浙江僉事陶成討誅之

八月兩淮鹽運使耿九疇條奏鹽場革弊事。上從之命著爲令。

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上尊謚誠孝昭皇后。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頷之其二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 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卽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思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川緬甸

先是思任發既敗復又叛上謂驥曰勞卿再行起兵如前數

命僉都御史程富督征麓川餉遺

太監王振盜去太祖禁內臣鉄牌

太祖鑿前代宦官之失嘗置鉄牌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中尚存至振去之十一月南京戶部右侍郎張鳳言南京根本地不可不素畜下部議每歲分米二萬石命著爲令

十二月蘇州知府况鍾卒郡民垂泣送柩歸立祠祀之

太監王振矯旨陞徐晞爲兵部尚書。

時振權日重。徐晞以諂媚超陞。於是府部院等大臣及百執事。并在外方面。俱具禮進見。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爲拙。以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若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大息而已。

襄王瞻塏來朝。

癸亥正統八年正月朔。

以王直爲吏部尚書。王英爲禮部左侍郎。

擢御史馬昂爲刑部右侍郎。

昂滄州人由鄉舉除御史所至有聲時刑部獄禁失嚴囚因劫逃尚書以下咸禁錮緝捕乃陞昂右侍郎掌部事。

吏部左侍郎魏驥以老辭調禮部又辭命改南京吏部左侍郎

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欲輿迴避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譖于內衆爲驥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驥慷慨言其故臣不才具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故驥力求致仕

二月命南京右侍郎張鳳兼督南京芻粟。

往年南京芻粟專委憲臣。時廷議鳳執法命兼督之。靖遠伯王驥同定西侯蔣貴等總諸軍至金齒大敗緬人于蠻江。思任發復遁去。

驥等至金齒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遣。驥曰緬人賊黨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爲五營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司使統兵萬餘駐于蠻江。觀我兵容。驥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衆大至。密令貴率兵匝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首賊又遁去。不可得。召班師。

三月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巡視淮南水災。

四月雷震奉天殿。

詔求直言。

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人入閣問日來曾有何事來商確。卽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其事來議如何施行。太后乃出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卽召振責之。自張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惟楊溥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後進皆委靡不前。于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去大臣之不附己者。自是舉朝皆以翁父稱振。行跪禮。至是雷震奉天殿。蓋肇土

水之變云。

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太監王振銜之。

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禮典。其五嚴考核以篤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管作以蘇人勞。其八定法守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時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爲禮。德清銜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

太監王振構陷大理少卿薛瑄。下錦衣衛獄。誣死罪。以待

郎王偉申救除名。

瑄素不屈于王振。振銜之。會有武官病死。其妾有色。振侄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都察院都御史王文諂事振。譖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請廷鞫。竟坐瑄死罪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至復奏將訣。家人以待死。以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不見太監王振。

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詣敬宗達之。敬

宗不從曰。吾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乎。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金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

追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按祭酒謝鐸謂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至嘉靖中黜之。卅立皇后錢氏。

丸刺大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

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

五月。僉都御史王翱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仍提督

遼東軍務。

時母張氏故。上疏乞歸終喪。特降勅不必守制。賞鈔一千錠。令其侄安葬。

畿內旱蝗。命刑部侍郎薛希璉捕蝗。

六月甲申朔日食。

太監王振與錦衣衛指揮馬順計陷翰林院侍講劉球。下錦衣衛。檀令小校盜殺之。

初球以災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為璘地。并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推獄門入。

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傍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爲櫬歸葬。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爲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黃瘡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于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

哭悔恨不已。未幾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球所憑云。

七月。命工部新建太學。

太監王振誣構國子祭酒李時勉。傳旨荷枷國學門。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命釋之。

初。王振勢傾中外。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延欸。至時勉獨否。振銜之。令人密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前有大樹。是許平伸手植。時勉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去。旁枝。振遂聲罪。以爲擅伐官木私家用。傳 聖旨以百斤枷枷之。肆諸成均前。時爲三械。與司業趙璠堂。

饌金鑑同枷。時勉之械特重數斤。而竅極隘。不可飲食。鑑請易之。時勉不可。賴會昌伯孫繼宗言于太后。太后邀上言之。乃知振所爲也。卽飛詔赦之。

命刑部侍郎薛希璉清理鳳陽等府軍民。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胡儼卒。

儼江西南昌人。洪武二十年鄉舉。明年中乙榜。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艱服闋。改長垣。薦知桐城。入爲翰林檢討。直內閣。歷諭德祭酒。掌翰林院。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家居。沉潛理學。充養日粹。晚年益有得云。

九月倭寇浙江。按察司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十月徙封鄭王于懷慶。

兩淮鹽運司同知耿九疇丁母憂。鹽場數千人詣闕乞留從之。尋陞鹽運使。

九疇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因號恒菴以自勵。

大學士楊士奇因子稷有罪。伏法以疾在告。上賜璽書慰之。

諭曰。卿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啓沃弼贊。勞勩實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垂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宣德故后靜慈仙師胡氏卒。

甲子。正統九年正月。

朔

新建太學成。命大學士楊士奇代撰御製碑文。

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弛。佛寺時復修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費。修舉太學。以示養賢及民之意。從之。

二月。陞直內閣曹鼐爲翰林學士。

自楊榮沒後。惟鼐明敏。議大事多取決于鼐。王振亦助加禮敬。超陞馬愉之上。

三月朔日。車駕視學。謁先師行釋菜禮。退御彝倫堂聽講。賜祭酒李時勉等有差。

時勉講尚書堯典克明峻德一章。詞旨清遠。聽者忘倦。上爲之喜甚。京師翕然稱快。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贈太師謚文貞。

按大學士李賢云。文貞本朝爲巨擘。列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

已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也哉。

四月命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叅預機務。

大旱遣官禱雨于嶽鎮海瀆。

左僉都程富以督麓川軍餉還京賜白金八十兩紵絲八表裏鈔八十緡陞右副都御史。

五月命刑部侍郎楊寧叅贊雲南軍務。

六月刑部尚書王質以失囚降叅政陞副都御史金濂爲刑部尚書。

鎮守陝西副都御史陳鎰滿九載陞右都御史。

閩中開銀礦命戶部侍郎焦宏往視課程。

七月兀良哈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等率諸軍二十萬分道出塞擊之。

朱勇出喜峰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與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侯。諒封招遠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

命靖遠伯王驥經略延寧甘肅等處邊務。許便宜行事。驥自寧夏抵甘肅。凡塞堡烽堠悉增修之。乃授邊將以破賊及練軍方略事。竣還京。

閏七月浙西大水。

八月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奏頭目恭項嘗效力隨征請署隴川宣撫司使用旌其義從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司馬恂等。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昌等一百名。

九月命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城騰衝控制蠻夷。

時有言騰衝險要宜城之勅寧往城或曰其地險惡多瘴非時冒之輒死蓋徐圖之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違卹其他卽往相地度工計財費勉勵將士使効力越四旬有五日止工因建學舍選生徒訓令務學以變夷風自爲文刻石紀其事。

十月丙午朔日食。

鎮撫雲南侍郎楊寧遣人責緬甸人出麓川賊首自效函首以獻。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甲辰朔。

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丁鑑等于禮部。

先是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吏部工部詢訪有廉能愷悌治行超群者禮部官引赴御前親加獎諭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擢薦用上從之。于是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鑑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賜以勅諭各賞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候吏部遇缺擢用。

二月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主考會試。

撤棘取中式舉人商輅等一百五十人。

擢治行卓異布政丁鎡爲刑部左侍郎。汝寧府知府李敏爲應天府尹。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商輅周洪謨劉俊進士及第。魯蒙簡等五十名進士出身。陶銓等九十七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商輅葉盛俱爲名臣。輅鄉會廷對皆第一。

五倫書成凡二十二卷。

四月壬寅朔日食。

召鎮陝西右都御史陳鑑掌院事。命右都御史王文出鎮。

陝西

鎰蘇州吳縣人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髭髯呼爲髯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畱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鎰諭以當復來始稍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其身有疾者發願爲鎰舁輜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不息也及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其得民如此代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爲然民雖陽畏而陰實忌之且旱潦相因邊事日作無復昔時氣象

五月浙江寧波等府民遭疫死甚衆命禮部左侍郎王

英代祀南鎮以禳民厲。

時浙江久旱。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請作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而還。圻輔民饑。命大理寺右少卿李奎賑濟。

六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南北直隸保定淮安等一十二府。從便宜行事。

七月。命戶部侍郎焦宏按視河南各衛所屯儲。

上以陝西沿邊皆宿重兵。俱倚食內郡。河南濱陝多積粟。而諸衛多屯田。慮有名無實。復命按視其廩庾。考校其耕獲。奸弊盡革。儲峙以充。其他建立皆倍之。

陸驗封司主事李賢爲考功司郎中。

八月命右副都御史盧睿再鎮寧夏。

命禮部侍郎侯璉鎮撫雲南。

九月命刑部侍郎馬昂參贊甘肅軍務。

都督王喜玩寇失機卽劾其罪謫戍遼東官軍畏服。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抄掠強劫總兵進貢馬駝昂受命帥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梟首示及擒其僞初王鎖南奔并妻子解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

十月進直內閣學士曹鼎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禮部右侍郎並兼前學士。

命苗衷爲兵部右侍郎高穀爲工部右侍郎仍兼學士直

文淵閣

陞翰林學士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

時縉紳往賀習禮對曰。吾今任有司之職矣。何賀爲。

十一月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

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荅。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奏決。

戶部左侍郎李暹卒。

暹長安人。舉于鄉。永樂初授戶部主事。謫清河監。監副嘗被選與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使西域。踰萬里至撒馬兒罕。凡五往返。暹姿貌英偉。言辭率正。遍歷諸國。皆得。

其歡心。朝廷嘉之。歷遷至今職。

丙寅正統十一年正月朔

工部尚書王忬被劾致仕。召山西布政石璞代之。

二月。陞光祿寺少卿王賢爲順天府尹。

輦轂之下。兵民雜處。權勢縱橫。賢不剛不柔。爬奸剔蠹。一處以公道。人見其嚴重。亦不敢以非禮干。吏民大化之。嘗以柴炭爲民病。走語工部尚書石璞曰。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真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石璞默然爲遞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叱跪于庭。熾火圍之。賢聞。趨至。縛其人。欲以聞。主者溫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索板席若干。

賢曰。明日來取。察知其詐。及至。執之。寘于法。其處事多類此。

三月三日。太師英國公張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赴國子監聽講。

初。輔等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假詣國子監聽講。上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祭酒李時勉命諸生講五經各一章。講畢。設宴。諸侯伯皆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薄暮始散。

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寺左少卿。仍巡撫。

謙懼盈滿。舉叅政孫原貞。孫來以自代。時中貴王振方

用事。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之意。以爲謙。遂乘機嗾言者劾謙。擢舉自代。罷爲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爲請。乃復命巡撫。四月。倭寇浙西。

五月。禮部左侍郎王英奏。京師去冬小雪。今春徂夏雨澤不降。種不入土。小民缺食。乞施賑卹之恩。并臣等省愆戒飭。以回天意。從之。

六月。召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回京。以侍郎侯璉叅贊雲南軍務。

七月。宣府部卒李友全等奏。總兵楊洪不法事。上命付楊洪自治。

此類宋太祖待郭進事。

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贈太師，謚文定。按大學士丘濬云：一時賢相比稱三楊，躋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乾龍易位，勅使匆匆，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追哉！我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沖即位，三楊慮聖體之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崩，三臣卒無一人敢復。祖宗之舊章，迄今遂爲定制。

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戶部侍郎李亨下獄命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

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撥事架禍于直給事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其誣尋復掌吏部事。

作畧影堂

九月陞兵部左侍郎鄭埜為兵部尚書。

自徐晞附王振以來部事及陞擢將官皆振主之晞惟阿諛受成而已及晞卒埜陞尚書頗能自持。

十月閱武近郊。

十一月命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

丁卯正統十二年正月朔

詔選翰林院侍讀以下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
與選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
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命侍經筵

二月

朔日食

國子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之命給驛舟賜寶鑑爲道
里費

時勉去之日諸生涕泗送者數千人用旗帳鼓樂羣送
出崇文門至城東門乃別彭時等十餘人送至通州候
舟發後歸無不泣下者

以侍讀蕭鎡爲國子監祭酒

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候釁端圖

爲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

亨信忠謀而鄺埜等畏懼王振不能力主行其議識者惜之。

起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理部事。

謙性孤介不能媚權王振在河南山西十八年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磨菘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之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琰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

三月巡視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乞免抽民爲兵量畝起科從之。

時叅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兼以邊地饑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四月畿甸蝗命僉都御史張楷捕蝗。

閏四月兵部尚書鄺埜奏天下軍衛總小旗當代者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資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乃請于各都司就便試從之。

時有言欲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爲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故凡軍家利病有當興革者。必爲上言之。多見信從。

五月。賜勅嘉鎮撫遼東右副都御史王翺親率官軍征剿達賊。斬獲首級人畜無筭。陞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太監王振聽譖。逮霸州知州張需下錦衣衛獄。謫戍邊。

需才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洎守霸。見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鷄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

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觀至京。遂受旌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于王振。捕之下獄。箠楚幾死。

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乞致仕。詔許之。

公卿大夫餞送。出都門。皆有詩。乃獨取歸。去來辭長歌。以自快。後卒。年八十九。謚曰文肅。

七月。逮南京右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楊永等下獄。

先是銓督南京糧儲。時諸道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且而言。日昃不輟。

霖永等不能堪乃合疏銓平日不法事上之詔徵銓詣獄銓亦疏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死于是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獄中會卹刑霖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八月

朔日食。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莫灝等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周璵等一百名。

九月直內閣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馬愉卒。

後贈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謚襄敏。

十月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上發據孟養以叛。

十二月襄城伯李隆卒。

戊辰正統十三年正月朔。

雲南思機發叛。命靖遠伯王驥督軍務都督官聚爲總

兵張軌田禮爲副率兵討之。

二月朔日食。

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高穀侍講杜寧主考會試。

撤棘取中式舉人岳正等一百五十名。

三月廷策試中式舉人賜彭時陳鑑岳正進士及第萬安等五十名進士出身高崇等九十七名賜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王恕陳俊與彭時岳正皆爲名臣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待旦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

衣衛拿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

命內閣選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

王振惡南人恣行無忌。被選者萬安劉吉李泰二十人。四月福建沙縣鄧茂七反。僭稱閩王。命都督劉聚爲總兵。陳榮爲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循監軍事討之。

先是按閩柳葉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個人田例與輸租外。

餽田主以薪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于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懼討。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

按大學士李賢云。福建叅政宋彭。交趾人。納結中官。侵漁人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科。歛貧乏者甚爲所迫。不能聊生。於是鄧茂七因人心搖動。遂畜異志。乘縣勾攝。嘯聚窮民。一呼而聚。旦夕數萬。東南震動。浙寇聞風而作。若火燎原矣。

五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璉賑鳳陽等處饑民。

六月命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

時閩浙東廣草寇竊發。師征未寧。江右密邇三境。懼有侵軼。患朝廷命寧巡撫。至則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修城垣。立排柵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有侵軼者。輒擊斬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於是時益鎮以簡靜。暇則遍歷諸郡。宣上德。達下情。崇獎學校。詢求民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

七月。處州葉宗留等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詔敗歿。

河決榮陽。經曹濮。至直。入漕河。潰沙灣。東堤入海。尋東

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八月。南京吏部侍郎魏驥以九載考滿乞致仕。不允。陞南京吏部尚書。

驥矍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贊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

上特旨陞禮部左侍郎王英爲南京禮部尚書。

英屢請致仕。不許。及年七十乞罷政。吏部言其精力未衰。不允。故上特陞之內。傳旨曰。上以卿久任先朝。多致勤勞。陞秩南京。得以安佚。

九月。命兵部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

十月吏部侍郎兼學士西昌熊乞封前母。詔從之。不爲例。國朝之制。毋止封二人。

宣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于塞下。封昌平伯。

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累陞將帥。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劫營。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擾邊者。不過朵顏之類。或獵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詭道取之。

十一月。靖遠伯王驥等督兵破雲南叛賊。夷思機發等于孟養寨。

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岬，以鱗鱗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死于陣。二孽竟失所在，疑死于亂兵焉。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

十二月，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計致賊黨周明松等尸于市。

先是葉宗留樹其黨陳諫、胡陶，得二糾衆作亂，屢敗官兵，殺都指揮脫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而命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協從，示

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卽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遂巡遁去。

命都督徐恭爲總兵官。工部尚書石璞提督軍務。帥師討葉宗留。

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治沙灣決河。

己巳正統十四年正月朔。

上以征討閩寇久不成功。遣巡按御史汪澄錦衣衛獄。以澄擅止浙軍。故罪之。

命征夷將軍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

右叅將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大發兵討鄧茂七。

時陳詔敗死，賊勢益熾，故益兵。

閩寇鄧茂七犯建寧府，掌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戰死。

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叅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親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閩寇鄧茂七犯延平，僉都御史張楷同總兵劉聚等擊敗之。鄧茂七中流矢歿，遂俘其衆。

兵至廣信，賊黨圍延平甚亟，楷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卽具梯遣人馳論以威信，果率兵至鉛山，賊圍將樂，調都督劉德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

僅以身免。退保陳山。楷駐兵建寧。四招其黨。賊復攻延平。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礮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未捷之先朝廷慮賊聚兵寡復遣寧陽侯陳懋等統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

閩寇餘黨推鄧茂七兒子伯孫爲主。據九龍山。刑部尚書金濂等同僉都御史張楷等擊敗之。

濂楷等選精兵二千撤山後。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後而還。一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礮石下墮之。賊衆

多遁散。

北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入寇大同。

貴州苗反。命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璉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按刑部尚書彭韶云。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以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遁。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塞矣。驥與都督宮聚張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川。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

軍無復紀律。凶亾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等不能辭其責焉。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爲意。世道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憾。

進工部侍郎周忱爲戶部尚書。仍舊巡撫。

授福建降賊羅汝先黃琴爲縣丞主簿。

三月以監察御史韓雍爲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有是擢。時年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恩威大著。凡臨衆決事。皆引經據律。一時皆以爲不及云。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按察司副使

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師屯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倏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能爲計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慳惓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總兵徐恭等進討浙賊敗績三司官沈璘耿定王晟皆沒四月平蠻將軍靖遠伯王驥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鹽運使耿九疇以註誤逮至京特旨陞刑部右侍郎

九疇屢辨疑獄不爲勢利所怵有婦誣其夫衆欲斷異
九疇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人服其當

五月命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湖廣苗反命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瑤率兵
討之

勅僉都御史張楷還兵同總兵徐恭等討浙賊擊敗之

恭次金公山甚危楷往援之至卽伏兵樹鴨兒芭爲壘
賊至麾兵擊之少頃佯走賊追逼壘伏兵四起一鼓殲
之

六月丙辰南京宮殿災 詔赦天下

是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

二殿奉天諸門皆盡燬。自王振擅權。上千天象。災異叠見。振略不警畏。狠恣愈甚。且諱言災異。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滄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乘機大舉犯關矣。

少保大學士黃淮卒。謚文簡。

令三品以上京朝官及風憲官薦舉賢才。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

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力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擒相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善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謀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

時殘寇羅不復起乃請調兵討之親總軍務晝夜籌度其間知賊黨迫脇者衆遣人抵其壘諭曰若等皆平民苟能自新吾當上請寬其罪不然吾將殄滅之無有遺乃已爾無悔不日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亦棄兵自縛詣麾下待罪悉釋之使歸田里其負固不服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閩寇乃平以功陞刑部尚書

七月熒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理知天文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曰禍不遠矣按梁武帝中大通六年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日梁武帝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

走乃跪而下殿以禳之時魏主爲高歡所迫自洛陽奔
長安梁主聞之嘆曰虜亦應象也蓋變不虛生類此
鎮守湖廣叅將張善御史侯爵及右布政使馬謹率兵勦
隆里等處苗賊平之

善等從謹議先期諭來降者數千人分布郡縣其冥頑
不服如淇溪等洞大小十餘寨俱攻破之斬首四百有
奇奪回被虜人口不計其數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陷城堡權豎王振不與大臣議
強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

是月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郕王居守英國公張
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出居庸

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駙馬
都尉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
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
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朱勇膝行聽命戶部
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
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踈虞陷乘輿于草莽誰
任其咎學士曹鼎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
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
如織罩營雷雨大作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
宋瑛武進伯朱寃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
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

郭登謂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辛酉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車駕北狩

先數日師過鷄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鷄兒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棻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

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
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
得出虜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鄺犖王佐學士曹鼎
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其幸免者踰山墮谷連日飢餓
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胡人
所得

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

我師旣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素衣甲
不與將爲凶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
先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
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

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摧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傷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遠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矣乎。衆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於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

營令護之。

戊辰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疋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己巳。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萬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施行。

辛未。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癸酉早朝。九卿科道交章請族誅王振家。毆殺奸臣馬順。并索王振親信王毛二人。兵部侍郎于謙勸。王降令旨。諭百官無擅動。振罪候請命于。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急擊二內侍死。衆乃定。

百官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憤言。王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屬。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衆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摔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百官且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摔順首曰。馬順平昔助王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衆爭毆之。蹴踏分裂。頃刻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指揮王山至。反接踞于庭。衆共唾罵之。衆競誼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亦疑懼。屢起欲

退還官。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

丙子。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命籍王振家珠玉山于市。族屬少長皆斬。

振宅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珍奇寶玉。綺繡金銀。凡十餘庫。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

皇太后命于謙爲兵部尚書。

謙受任。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顧興祖輩。文臣王佐輩。皆譏罪。以聞。庶後任事者知所用命從之。

甲戌。虜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賄至。即歸。駕廣寧。

伯劉安及孫祥霍瑄括公私金萬餘兩送虜不應竟擁
駕去

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
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及虜
來索賂，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
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
執其弓刀，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
高爵厚祿，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旣淹
久，虜驚擾而去。

虜擁 上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朝廷聞之，逮

洪繫詔獄。

避鎮守萬全叅將石亨繫錦衣衛獄

己卯 帝出塞忽夜大雷雨震死也先乘馬虜人由是恐怖益加敬禮。

錦衣衛校尉袁彬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頗知書識字百凡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侍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與彬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又有衛沙狐狸者亦隨上至虜中汲水取薪備極勞苦也先問之亦善于應對云。

庚辰 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踐阼理萬幾 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

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

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懿旨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直內閣辦事。

改刑部尚書金濂爲戶部尚書。

廣州盜黃蕭養反圍廣州殺副總兵王清僭稱東陽王。

蕭養者南海沖鶴堡人以強盜事露禁郡獄踰年所卧竹床幹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設謀越獄出囚十九人先以潛通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羣盜赴之者旬月至萬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因餓死者相籍製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爲所破招誘愚民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

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改元。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百餘人。

九月戊寅朔。上在虜營。迺北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癸未。郟王卽皇帝位。遙尊帝爲太上皇帝。詔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於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

北虜也。先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進守禦方略。上皆嘉納之。

謙上言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

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在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衛穎等給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等分投巡視。勿致踈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州霸上倉糧不可捐弃以資寇。宜令在伍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

進直內閣陳循爲戶部尚書。高穀爲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並進侍讀。

擢邨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
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寺卿審理副余儼爲僉都御
史伴讀余山爲鴻臚寺丞楊輿爲戶部郎中。

都察院歷事舉人練綱上中興要務八條。上命所司知
之。

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
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援古
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惟
在君心一轉移之間。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
紫荆等關。

給事中程信薦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

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設始于此。

起楊洪于詔獄。仍鎮守宣府。

起石亨于詔獄。命總京營兵馬。使退虜贖罪。

命侍講徐理楊鼎檢討王珣等行監察御史。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

署南京翰林院事。侍講學士周叙上言八事。上嘉納之。一曰勵剛明。二曰觀經史。三曰修軍政。四曰選賢才。五曰安民心。六曰廣言路。七曰謹微漸。八曰修荒政。

十月丁未朔。上皇在迤北虜營。

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脫不花入寇紫荊關。
京師戒嚴。命都督王通、鴻臚卿楊善守京城。列侯諸將
石亨、柳溥、總兵孫鏜、衛穎、范廣、張軌分兵戰守。給事中王
弼、葉盛、程信監軍。

先是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及土木之敗。降于也先。盡以
中國虛實告之。爲彼嚮導。奉上皇自紫荊關入。敗我
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
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理自以爲通曉天文。
倡言上占天象。京師必不可守。必須南遷。語瑣瑣不已。
英叱之。令人扶出。

歷事舉人練綱復上勤王急務疏。授浙江道監察御史。

其略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富兵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要其歸路設有倡為和議緩于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為奸臣宜即加誅以為眾戒帝閱悟命施行之

戊申兵部尚書于謙抗言遷都之罪以固守京師為本人
心始定。

謙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于眾曰死則君臣同歿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義始決。

監察御史涂謙疏止南遷。上諭旨禁飭。

大學士陳循請勅宣府總兵楊洪遼東總兵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

文科給事中程信守西城上言五事從之。

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

兵部尚書于謙分遣五城兵馬。縱火焚城外壩上等處芻米。

謙聞虜迫于關。思各處芻粟有數萬計。恐爲虜資。分遣兵馬焚之。一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

緩彼將據之。適以資其糧餉。宋時牛駝岡之事可鑒矣。衆皆是之。

成山侯王通請挑築京城外濠。太監興安斥鄙之。

乙卯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于城北。兵部回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鏗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六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與都御史楊守城。

時衆論戰守不一。主將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謙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

北虜攻城四散抄掠。石亨與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

虜陣所向輒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虜知我有備，氣少沮。

北虜分兵焚長陵獻陵。

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請和，索大臣出迎駕，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使虜營朝上皇于土城。

復等見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剽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大學士陳循請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

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

所致書爲也。先邏卒所獲也。先頗疑喜寧，旣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

兵部尚書于謙令總兵石亨等乘虜移駕就寬燥地，隔駕漸遠，舉大砲擊虜營，死者萬餘人。也先大沮，宵復以上皇北去，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北虜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荆關，諸軍兵分躡虜。總兵石亨從子石彪破虜于清風店。

總兵楊洪、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荆關。

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十
邀還俘掠人萬計。

勅守大同都督郭登議率所部并糾集義勇從鴈門入援
先以蠟書馳奏以賊退優詔褒答之。

登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
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
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
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

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尚書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
右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上從其言賜衣服酒饌
坐帛視常年有加。

命工部尚書石璞鎮守宣府。

吏部侍郎何文淵奏乞罷貴州布政司。復置宣慰司。土官留都司。轄諸衛。遣大將鎮之。事下兵部尚書于謙。議不可止之。

謙謂貴州自祖宗開創八十年。顧因小寇遂廢。成功。况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遽棄。

命右都御史沈固叅贊大同軍務。

命都督王通守天壽山。

命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城昌平。

都督楊俊奏盡出營兵。并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虜。可以得志。少保于謙議止之。

譙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道也。時謂俊跋扈，此議足以奪其心。

命僉都御史鄒來學提督順天永平府紫荆等關，命平江伯陳豫守臨清。

命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間瀋陽等衛軍緝捕盜賊。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並乘時爲盜，故命捕之。

命僉都御史陸矩鎮守真定。

命左都御史陳鎰往通州河間至臨清一帶撫安居民，及安插口外之來避寇者。

改刑部侍郎江淵爲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內閣。

初徐有貞倡議南遷被太監金英扶出淵直右掖門問之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淵入創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

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爲尚書協王直理部事。

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仍舊巡撫。

時邊事緊急工部移文成造盔甲腰刀以數萬其盔俱要水磨明盔沈取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也。

命兵部侯璉總督軍務同副總兵都督方政討貴州叛苗十一月。上皇在迤北。

京師解嚴降詔撫安天下。

總兵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宜急遣邊將回鎮從之。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城者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關邊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奔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卽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守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郊社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

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信鎮守宣府人心乃定。

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
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遂弃其城衆
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
曰敢有出城者斬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
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
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竭力固守大同人心乃定

時我師屢勦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盡
閉人心土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柰何登曰
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竭吾與此城誓
相存亡當不使諸君俱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弗

死問傷。親爲痛恤。於是晝夜籌慮。修城繕兵。以圖後舉。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計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虜寇遼東。都御史王翺禦却之。

命副都御史耿九疇撫恤鳳陽流民。清理兩淮鹽法。鳳陽歲荒盜起。

十二月。上皇在迤北。

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老營。伯顏帖木兒設帳迎駕。尋直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

吏科給事中林聰等劾南京太常寺卿馮必政。邪佞進身。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吏部奏必政當從六科言。削職爲

民詔從之。

必政係妖婦焦奉真之姪。輕佻矯佞。士論恥之。至是太常卿徐初致仕。以羽流發身者任。故劾之。

河南陳州流民煽動。命兵科給事中葉盛兼程往視。除貪虐賑飢寒。悉安輯還業。

虜寇甘州提督都御史馬昂收斂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

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

貴妃卽皇太子所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謚忠烈。

命兵部左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直內閣。

綱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宣廟實錄除邸府

審理。至是以從龍恩驟進。密勿尋改爲南京禮部侍郎。今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疋。照北直隸事例論糧分俵。

按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院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爲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差糧而賠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弊。此

其大端也。

命副都御史王暹安撫順天等府及鎮守天壽山陵
暹築立城堡素罷被賊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